

〔苏联〕高尔基著



阿尔塔莫诺夫 家的事业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尔塔莫诺夫 家的事业

〔苏联〕高尔基著

汝 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М. ГОРЬКИЙ
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

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В ТОМАХ.
ТОМ 16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苏联)高尔基著;汝龙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5
ISBN 7-02-002627-3

I. 阿… II. ①高… ②汝…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7888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3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4.00 元



作者像

柳成荫作

出版说明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高尔基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最初由书籍出版社于一九二五年出版单行本。

作品描写了阿尔塔莫诺夫一家祖孙三代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兴衰史。第一代伊利亚是创业者，处在俄国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他原是一个贵族的家奴，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后，拿到了一笔赏金，创办了纺织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开创者贪婪的本性和与之俱来的干劲。以彼得、阿列克谢为代表的第二代人处在俄国工业高潮时期，他们或是守业者，或是自由资产者，对财富的追逐变本加厉，但已经失去先辈创业时的精神和对事业的感情，开始花天酒地，追求生活享受，热衷于攫取政治上的权力，对工人表现出恐惧和施行残酷手段。到了第三代，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每况愈下，开始瓦解，他们的精神道德也随之堕落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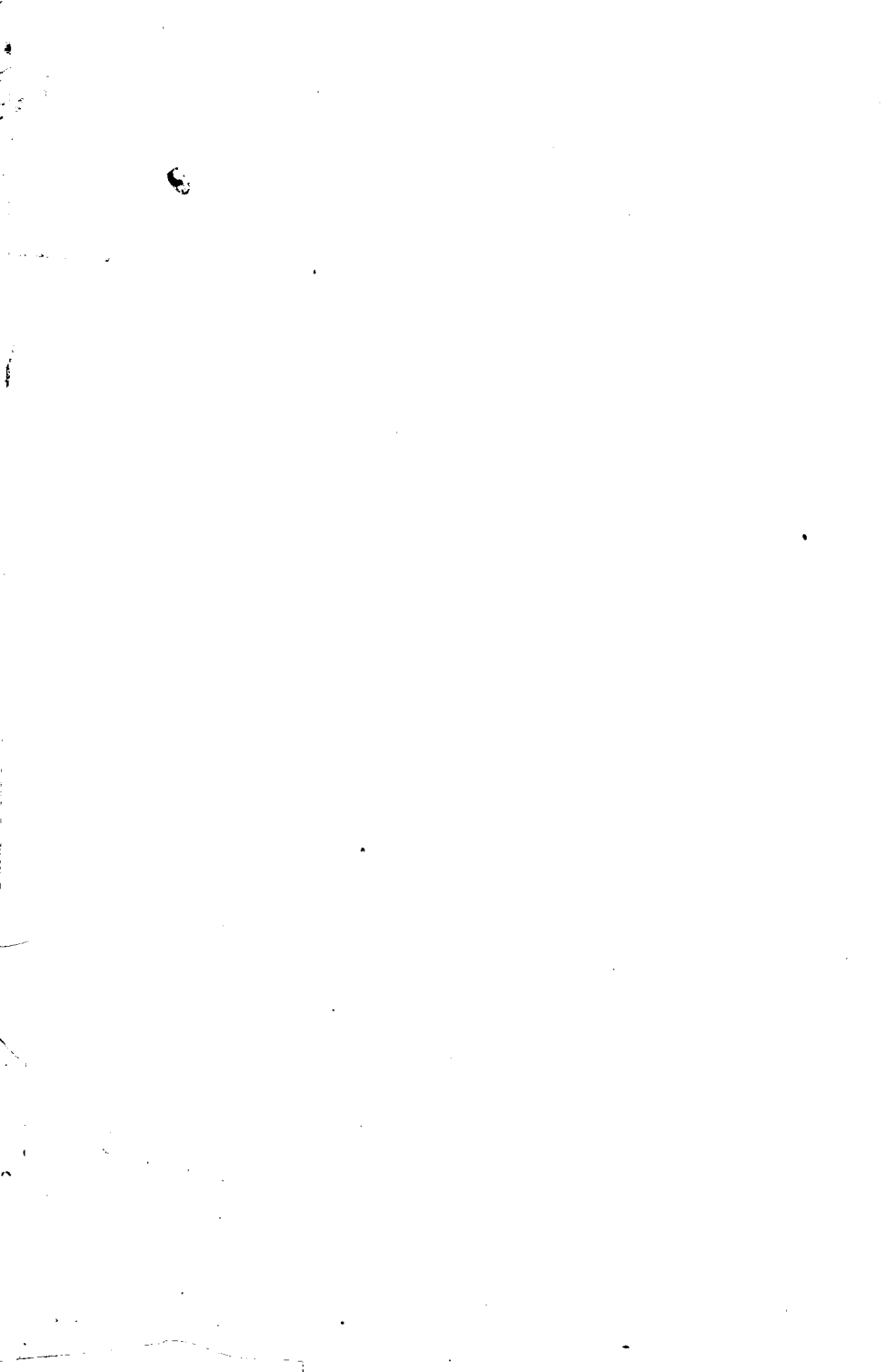
作品以十月革命前近半个世纪为背景，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繁荣和衰亡的过程，刻画了不同时期资产阶级人物的典型形象。

本书初译稿据一九二八年伦敦 Cassel and Company 版 Veronica Scott-Catty 的英译本《Decadence》译出，一九四四年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一九五六年本社出版的译本系译

者根据《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六卷，并参考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外文出版社 Helen Altschuler 的英译本《The Artamonous》和
上述英译本译出。本书根据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印制。

献 给

罗曼·罗兰——人，诗人



农奴解放^①后大约过了两年，在基督变容节^②那天，狄乔克的尼古拉教堂的教徒们正在做弥撒的时候，发现一个“外乡人”走进稠密的人群，不客气地推开身边的人，把几枝大蜡烛插到德廖莫夫城中最受尊敬的圣像前面。这人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长一把颜色十分花白的卷毛大胡子，生一头密密层层、鬈曲得跟茨冈一样的淡黑色头发，鼻子很大，灰色而又发蓝的眼睛在竖起来的浓眉下面放肆地向外张望；当他放下胳膊的时候，可以看出他那一双大手掌碰到了膝头。

他是跟本城显要的居民并排走到十字架眼前的；这就惹得他们格外不高兴。等到弥撒做完，德廖莫夫城一些最著名的人就在教堂门廊上站住，交谈彼此对这陌生人的看法。有人说他是牲口贩子，有人说他是田庄总管，可是市长叶夫谢伊·拜玛科夫，这个体质很坏然而心地厚道的好好先生，却轻轻咳嗽一声说：

“他大概是哪个地主老爷的家奴，是个伺候老爷玩乐的猎手之类的人物。”

呢绒商人波米亚洛夫，浑名叫“死了老婆的蟑螂”，是个各处乱钻的好色之徒，长一脸麻子，相貌丑陋，爱说刻薄话，这时候挖

① 指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的农奴解放令。

② 基督教节日，在每年八月六日，纪念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容貌（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二节）。

苦道：

“你们瞧见没有？他那双爪子多么长！瞧他走路的那个样儿，倒仿佛所有的钟楼都为他一个人敲钟似的！”

那个宽肩膀、大鼻子的男人顺着街道稳重地走去，好象在自己的领地上一样。他穿一件上等呢料的蓝色上衣，脚上是一双很好的软皮靴，双手插在衣袋里，胳膊肘紧贴着身子。那些城里人委托烤圣饼的妇人叶尔丹斯卡娅去详细打听那人的来历后，就在钟声的伴奏下，各自走散，回去吃馅饼了；临行，波米亚洛夫请他们傍晚到他那栽着马林树的园子里去喝茶。

午饭过后，另外有些德廖莫夫城的人看见那个来历不明的人出现在河对岸拉特斯基公爵那片名叫“牛舌头”的岬角地尖端上。那个人在矮小的河柳丛中走着，迈开匀称的大步，仿佛在丈量那块岬角沙地。他抬起手来遮住阳光，眺望这座城，眺望奥卡河，眺望它那曲折交错的支流，那条夹在沼泽当中的小小的瓦塔拉克沙河。住在德廖莫夫城里的，都是些慎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喊一声，问一问他是什么人，他在干什么。不过他们还是派本城的滑稽大王和酒鬼，巡警玛什卡·斯图帕去打听；斯图帕就当众人的面，不顾有女人在场，一点也不害臊地脱掉制服裤，只是那顶揉皱的军帽仍旧戴在头上；他蹒跚走过满是淤泥的瓦塔拉克沙河，醉醺醺地挺起大肚子，迈着鹅一样的滑稽步子向外乡人那边走去，为了壮壮声势，故意大声问道：

“你是什么人？”

外乡人回答他什么话，这边却听不见，不过斯图帕立刻回到自己人这边来，说：

“他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不象样子？他那双眼睛好凶，跟土匪一样。”

当天傍晚在波米亚洛夫的栽着马林树的园子里，烤圣饼的叶尔丹斯卡娅，那个患甲状腺肿大的女人，著名的算命家和女才子，睁大可怕的眼睛，对本城的上等人报告说：

“他名字叫伊利亚，姓阿尔塔莫诺夫。他说打算在我们这儿住下，经营自己的事业，不过究竟是什么事业，我就打听不出来了。他是从沃尔哥罗德那条路来的，下午三点钟，或者三点多钟，又顺原路回去了。”

因此，关于这个人，什么特别消息也没打听出来。这是不愉快的，仿佛晚上有个什么人来敲了一下窗子，随后就走了，一言不发地警告着灾祸要临头似的。

过了三个星期，那些城里人的记忆中的这道伤口差不多要愈合了，忽然这个阿尔塔莫诺夫带着三个孩子一直走到拜玛科夫家里，讲话象斧子砍下来一样：

“叶夫谢伊·米特里奇，这儿有几个新人要到你贤明的治理下来生活。请费心帮我在你的治下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

他又老练又简短地说明他原先是拉特斯基公爵家里的农奴，住在拉季河流域库尔斯克城附近的领地上。他做过格奥尔吉公爵的田庄总管，到农奴解放的时候，脱离了公爵，得到相当一笔酬劳金，他决意创办自己的事业，开一个麻布厂。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孩子的名字：年纪顶大的叫彼得，驼背的叫尼基塔，第三个叫阿廖什卡^①，是外甥，不过已经过继给他伊利亚，做儿子了。

“我们的农民是不大种亚麻的，”拜玛科夫想了想说。

“那要叫他们多种。”

① 阿列克谢的爱称。

阿尔塔莫诺夫的声调又重又粗，说话象打一面大鼓。可是拜玛科夫一辈子为人处世十分慎重，说话细声细气，仿佛生怕惊醒什么可怕的人似的。他那忧郁的淡紫色眼睛是温和的，瞧着阿尔塔莫诺夫那些纹丝不动站在门边的孩子，眨个不停。他们彼此很不相象：大的一个长得象父亲，胸脯宽阔，两道眉毛连在一起，眼睛小得跟熊一样；尼基塔的眼睛却象姑娘，大大的，跟他的衬衫那么蓝；阿列克谢是个头发鬈曲、脸色红润的美男子，皮肤白净，眼神坦率而快活。

“你得送一个孩子去当兵吧？”拜玛科夫问。

“不，我自己需要这些孩子；我有免役证。”

然后，阿尔塔莫诺夫对孩子们摆一摆手，吩咐说：

“出去。”

等到他们一声不响，按照年纪大小，一个跟着一个依次走出门去，阿尔塔莫诺夫就伸出一只沉甸甸的手掌按在拜玛科夫的膝头上，说：

“叶夫谢伊·米特里奇，我顺便要向你求亲：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大儿子吧。”

拜玛科夫简直吓了一跳，从凳子上跳起来，摇着胳膊。

“你说的是什么呀，我的天！我还是头一回跟你见面，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想不到你会提起这种事！我只有一个女儿，出嫁还嫌早，而且你也没见过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儿。……你说的是什么呀？”

可是阿尔塔莫诺夫卷曲的胡子里露出点笑意，他说：

“关于我，你尽可以到县巡警局长那儿去打听；他对我的公爵是十分感激的，公爵给他写过信，嘱咐他在各方面帮我忙。你不会听到人家说我坏话的，哪，神圣的圣像可以作证。你的女儿

呢，我也知道；这儿，你们这个城里，样样事情我都知道；我已经不露声色地来过四次，什么都打听清楚了。我的大儿子也来过，并且见过你的女儿，你放心吧！”

拜玛科夫觉得仿佛有一只熊扑到身上来了，就请求客人说：

“你等等再说吧……”

“稍微等等还可以，可是等久了，岁数就不相宜了，”那个坚强的人严厉地说，然后到窗口对院子里叫了一声：

“来，给主人行礼。”

等到他们告辞走了，拜玛科夫就战战兢兢地瞧着圣像，在胸前画了三回十字，喃喃地说：

“主啊，怜恤我们吧！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保佑我们别遭到灾难。”

他用手杖点着地，慢慢走进园子。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在园子里楸树下熬果子酱。他的丰满漂亮的妻子问：

“刚才院子里站着的那些年轻人是什么人，米特里奇？”

“不知道。纳塔利娅上哪儿去了？”

“到堆房里取糖去了。”

“取糖去了，”拜玛科夫愁闷的跟着说了一遍，在草土墩上坐下来。“糖。嗯，人们说的对：农奴解放会给人添很多麻烦呢。”

妻子凝神瞅着他，担心地问：

“你怎么啦？又不舒服啦？”

“我心里不好受。我觉得，这个人是来接替我在世界上的地位的。”

妻子开始安慰他。

“得了，得了！如今从乡下到城里来的人多得很呢。”

“说的就是。他们都来了。我现在还不想跟你说什么，让我

先想一想看……”

过了五天，拜玛科夫病倒在床上了，又过了十二天就死了。他的死亡给阿尔塔莫诺夫和他的孩子投下了更浓重的阴影。阿尔塔莫诺夫在市长病时来探望过两次，他俩单独在一起谈了很久；第二回谈话的时候，拜玛科夫把妻子叫来，疲倦地把两只手放在胸口上，说：

“哪，跟她去谈吧。看来，我已经管不了尘世的事了。就让我休息吧。”

“跟我走，乌里扬娜·伊凡诺夫娜，”阿尔塔莫诺夫吩咐道，也没看女主人是不是跟在他后面，就走出房外去了。

“去吧，乌里扬娜；这大概是天命，”市长看见妻子犹豫不定，没有跟客人一块儿出去，就轻声劝她。她是明白事理、很有个性的女人，遇事不先想好是不做的，可是这回不知怎么，却出了这样的事：她过了一个钟头回到丈夫这儿来，眨了眨美丽的长睫毛，挤掉泪珠，说：

“唉，米特里奇，这也真象是天命。你给女儿祝福吧。”

当天傍晚，她领着打扮得华丽的女儿走到丈夫床前；阿尔塔莫诺夫就把儿子推过去；小伙子跟那个姑娘彼此没看一眼就手拉着手，双双跪下去，低着头。拜玛科夫喘着气，把一个古老的、祖传的、镶珍珠的圣像举到他们头上。

“凭圣父和圣子的名……主啊，务必怜恤我的独生女儿！”

然后他对阿尔塔莫诺夫厉声说道：

“记住，你在上帝面前要对我的女儿负责！”

那一个鞠了一躬，手碰到了地板。

“我知道。”

他没有对未来的儿媳妇说一句好听的话，对她和他的儿子

几乎都没正眼看一下，只是把头往门口那边摇了摇，说：

“你们出去。”

等到两个受过祝福的人出去了，他就在病人床边坐下，坚定地
地说：

“你放心，一切事情都会照规矩办的。我给我的公爵办了三十
七年的事，没受过罚，可是人不是神，人心并不仁慈，要叫人满
意是不容易的。你呢，亲家母乌里扬娜，将来会过得好的，我的
孩子会把你看作母亲，我会吩咐他们尊敬你。”

拜玛科夫听着，默默地瞅着墙角，瞅着圣像，流泪了。乌里
扬娜也哭了。那个人就烦恼地说：

“唉，叶夫谢伊·米特里奇，你去的太早，没有好好保重身
体。眼前我多么需要你啊，正需要着呢！”

他用手把胡子摩挲得悉悉索索的响，大声叹气。

“我知道你的底细：你为人正直，头脑也十分清楚。要是你
能跟我一块儿多活上五年，我们会办出多大的事业来啊。是
啊，……这也是上帝的旨意！”

乌里扬娜凄厉地嚷起来：

“你这个老鸦为什么呱呱的叫？你干吗吓唬我们？也许还
能……”

可是阿尔塔莫诺夫站起来，对拜玛科夫弯下腰深深一鞠躬，
好象对死尸行礼似的，说：

“谢谢你的信任。再见，我要到奥卡河边去了，装机器的船
已经到那儿了。”

等他走后，拜玛科娃委屈地嚷道：

“乡巴佬，对订了婚的儿媳妇连一句好听的话都没说！”

丈夫拦住她，

“别怨了，别惹我心烦了。”

他想了一想又说：

“你呢，就跟定他吧：这个人大概比我们这儿的人强。”

全城的人和所有五个教堂的教士隆重地参加了拜玛科夫的葬礼。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人在棺材后面跟着亡人的妻子和女儿走着。这惹得城里人不高兴。驼子尼基塔落在一家人后面，听见人群里有人嘟哝着：

“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一下子却爬上了顶高的位子。”

波米亚洛夫转动他那双橡子颜色的圆眼睛，悄悄说：

“亡人叶夫谢伊也好，乌里扬娜也好，都是慎重的人，他们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无缘无故。可见这里头有隐情，可见那只鹞鹰必是想法勾引他们上了圈套，要不然他们哪儿会跟他结亲？”

“是啊，这可是桩暧昧的事儿。”

“我也说这是桩暧昧的事儿。大概他们在造假钞票吧。可是要知道，拜玛科夫生前倒装得象个正人君子呢，不是吗？”

尼基塔听着，垂下头，拱起驼峰，好象等着挨打似的。那天有风，风从人群后面吹过来，几百双脚扬起的灰尘象烟云似的跟踪人们，在没戴帽子然而抹了油的头发上撒下厚厚的一层土。有人说：

“瞧啊，我们的尘土给阿尔塔莫诺夫撒了多少胡椒面啊，弄得这个茨冈变成灰不溜丢的……”

丈夫下葬以后过了十天，乌里扬娜·拜玛科娃就带着女儿到修道院去，把自己的房子租给阿尔塔莫诺夫住了。他和孩子们忙得象旋风一样，从早到晚在大家眼前晃来晃去，飞快地走过街道，路过教堂门口只匆匆地在胸前画个十字。父亲嗓门大，脾气暴；大儿子却阴沉，不爱说话，似乎胆小或者害臊。美男子阿

廖什卡时常对小伙子们耍脾气，见着姑娘们却挺着脸挤眉弄眼。尼基塔呢，太阳一出来，就挺着尖尖的驼峰，蹚过小河，到“牛舌头”上去了。在那边，木工啦，砖瓦工啦，象白嘴鸦那样聚在一处，造起一座长方的砖厂房，又在厂房旁边，靠近奥卡河的地方，用十二俄寸^①的圆木料盖起一座两层楼的大厦，它活象一个监狱。每到傍晚，德廖莫夫的居民就聚在瓦塔拉克沙河的岸上，噙着南瓜子和葵花子，听锯子呼呼的响，吱吱的叫，听刨子沙沙的响，听尖斧刃劈碎木头的清脆声音，用讥诮的口吻述说巴别塔建筑工程^②怎样毫无结果。波米亚洛夫还用安慰的口气预告那些外乡人会遭到种种不幸：

“到春天，河水会淹到这些不成样子的房屋里来。再说，也保不一定会起火！木工抽烟，到处又都是刨花。”

害癆病的教士瓦西里给他帮腔：

“他们是在沙地上造房子呀。”

“工人们一来，什么酗酒啦、偷盗啦、淫乱啦，就都要兴出来了。”

个子大、满身油、胖得往四面八方鼓出去的面粉厂老板和饭铺掌柜卢卡·巴爾斯基，用嘎哑的男低音安慰大家说：

“人来得越多，我们的日子就越好过。没关系，让那些人尽管来做工好了。”

尼基塔·阿尔塔莫诺夫招得那些城里人直笑。他在一大块土地上把河柳丛砍倒，连根掘出来，又一连好几天挖出瓦塔拉

① 一俄寸约合中国一寸半。

② 出自《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九节。古人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要通到天上，后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语言混乱，终于没有造成，那塔和城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